

胡山源和弥洒社

黄海翔

六十多年前，胡山源与一些在文艺上的青年同志簇拥着文艺女神（Musai），组成著名的文学社团《弥洒社》，今天探讨他当时的创作主张和在《弥洒》上的创作实绩，对我们理解这一个文学流派在创作上的某些特色，对丰富中国新文学的研究领域，是颇有意义的。

胡山源先生是组织弥洒社的首倡者，是《弥洒》月刊的主要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是体现《弥洒社》创作主张的代表者。“五四”之后，胡山源先生受着时代变革思潮的影响，经常与友人在一起讨论着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等问题。因为他们又共同爱好文艺，受到当时新文学“颇有欣欣向荣之势”^①的感召，大家也热烈地评论着中外各个文学家的“艺术观”。他们从口头的争论最终付之于行动，由胡山源先生首先向钱江春、赵祖康等提出“我们来弄一种文艺出版物好么？”^②并建议成立以“弥洒”命名的文学社团。在钱和赵的赞同下，他们立即分头动笔写信，邀集朋友参加。到一九二三年三月《弥洒》第一期发刊时，社员已有二十人左右。胡山源先生说成立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之目的是反对当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大新文学团体之间在文艺观上的“无谓争论”。“决定自己办刊物，专从事创作，虽然不能说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却也以为有此必要，可以推动时代。”^③

《弥洒》月刊从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第一期起到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了第六期为止，共历时八个月，时期虽短，但胡山源先生为刊物的编辑、刊印、发行作了很多的贡献。可贵的是胡山源先生在这段时间里还辛勤笔耕，结出果实不少。在《弥洒》第一期到第六期上，每期都有他两篇以上不同样式的创作发表。共计有《睡》、《碧桃花下》、《电影》等短篇小说三篇，长篇小说《三年》一部。（每期连载，可惜在《弥洒》上未刊登完）《奏本》和《荒园》叙事诗两首，以《点滴》为题的小诗五十二首，抒情诗《白羽》一首，还有以《直觉》为题的格言式文字二十段。在胡山源先生写的这些作品中，不乏佳作，因而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和坦诚的评论。然而对于胡山源先生这些作品，我国建国后出版的新文学史专著中几乎没有作出必要的切实的介绍和评价，这是令人遗憾的。

胡山源先生在《弥洒》上发表的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内容，确是当时身边的生活，抒发了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表现出当时他的审美情趣。可是这些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映照着当时社会环境的某些侧面，他的《三年》是为“纪念亡妻而作”，写他与亡妻徐织云恋爱的经过，“所叙均系实事实情”^④。就从在《弥洒》月刊上连载的几个篇幅中，我们可看到主人公——胡山源先生这个农民的子弟，当时在经济上所受的窘迫。在深闭固拒的环境中精神上所受的压抑，

①胡山源：《弥洒社的经过》（《新文学史料》80年第2期）

②钱江春：《一封叙述弥洒起源的信》（《弥洒》1923年第四期）

③胡山源：《弥洒社的经过》（《新文学史料》80年第2期）

④胡山源：《三年·自序》（《弥洒》1923年第1期）

只有以徐织云纯真的爱来抚慰自己杞忧的心灵。但在封建意识，旧的传统观念极其深重的时代里，他们的相爱只能在极秘密的状态中，通过他人之手，以转递信件来交流的，双方还要叮嘱把书信阅后，立即毁去。在彼此往来了许多信件后，要想设法始得有会晤一二次的机会。但在以后即使偶然两人相遇，近在咫尺也不能直接相视招呼，这样做，为了是“恐失名誉”。胡山源先生这样真实自然地写来就是对当时青年男女不能自由交往，不能自由相爱，时时处处制约着青年的思想、行为的社会环境，一种不满情绪的流露。对于被鲁迅认为是实践《弥洒》宣言，笼罩为文学而文学全群的佳作《睡》和显出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的《樱桃花下》这两篇短篇小说，尽管作品远离了时代的风潮，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和弥洒社的同人要摆脱当时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思想烦恼。前者从旅游中睡觉来得到心境的暂时宁静。提出“不须问，我们只管睡，这是人生的不二法门！”。后者是一个青年伦田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时，得到一个名叫高诗的十岁女孩子天真无邪的友情，一时慰藉了他孤独寂寞的心灵。后来，伦田象“河里的花瓣，随风飘泊，没有定所”时，想到这段往事，总会黯然魂销。这两篇作品中的人物固然是缺乏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可是他们毕竟流露了是由于当时冷酷现实所迫成的精神痛苦，而且这也是当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共同存在着的思想状况。不能说这类作品“只能诱使读者到睡梦中去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的小说”。^①在这里必要提出，我们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关于对胡山源先生创作的一段论述应有正确的理解。鲁迅是坦诚直率地指出胡山源先生在创作思想上的弱点和这两篇小说题材意义的狭窄。可是也特意肯定了《睡》这篇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功。把《睡》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中，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他是重视这一作品的社会影响。然而在鲁迅先生尖锐的言辞中也不免有些偏颇。这可能是鲁迅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这段时期前后，正在严厉批评当时社会上某些人正在提倡写性灵的小品文有关。因此，我们不能根据鲁迅先生的论述，就可断言胡山源先生的这类作品“最终都是没有生命力的^②”。当然也不能象有的论者所说的弥洒社同人“赢得了鲁迅的热情赞扬，而山源先生的创作则更成为他们那一个流派的冠冕^③”。这种说法显然是曲解了鲁迅对弥洒社创作的主张和作品评价的原意了。否则胡山源先生也不毕在八十年代再对鲁迅的评论进行申述了。^④

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新诗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样式也在努力发展着。胡山源先生在《弥洒》月刊上还积极发表叙事诗，抒情诗和小诗。形式多样，可见他以《弥洒》为阵地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他的叙事诗《奏本》和《荒园》，尽管是比较散文化的，但诗作内容同样是写人间世的“冷森森”“夜沉沉”，“令人难忍”，“令人叹息”。《奏本》是通过一个可怜的，在庙里管香火孤独老人的婚姻悲剧来表现主题的。《荒园》是通过诗人观看残破荒凉的墓园景象，心中深感凄楚来暗示社会境况的。诗作没有能象闻一多在《死水》中所抒发的面对黑暗现实那种烈火样愤懑之情，而诗人只是作为“荒园”的游客默默无言地走开，叹息一阵。《奏本》和《荒园》这两首叙事诗在气氛渲染上十分浓重，使人读了深有阴冷恐怖之感。另外，对于胡山源先生在《弥洒》月刊发表的诗作中的小诗，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它们是二十年代初期中国新诗坛上出现小诗创作潮流中一朵美丽的浪花。与当时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相比，虽不及他们著名，但在内容上也有一些对人生富有哲理的

①《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册619页

②吴调公《记山源先生》（《文教简报》1984年第6期）

③胡山源：《弥洒社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思索。如《点滴》第三十八首唱道：

天上飘来的一滴雨点说：
我不是自甘堕落，
只要有热力助我，还要飞腾的。

他的小诗还有一部分在内容上是歌唱纯真的爱情的。这是冰心，宗白华的小诗中所没有的。如《点滴》第十二首唱道：

安静的池水，
请原谅我
忍不住投了一块细石，
累得你邻邻起皱。

这些小诗是胡山源先生青年时代真情实感的吐露，也是他“灵感”的结晶。

从胡山源先生在《弥洒》月刊上所发表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社会的某些病态，青年在生活、爱情和心灵上的伤痛。他的小说在艺术上写人写物的细般入微，着重于显露人物的心理，环境描写优美，注意气氛的渲染，语言自然流畅，简洁明快，显示了他驾驭文字的坚深的功力。但这些小说都没有感应着时代的脉搏，他的诗歌有对黑暗现状的揭露，有对病弱者的同情，有对人生执着的追求，但也有低沉的叹息。但在艺术上不及冰心、宗白华的诗作着重意境的创造。对于他在创作上这些特色，是值得研究的。他的创作特色与他同时期的“为艺术而艺术”文学流派中某些作家有其相似之处，但在我们几十年的新文学研究中，存在着抑此扬彼的不公平现象，即冷淡、苛求，贬低了胡山源先生和弥洒社的创作实绩，对与其思想上，艺术上相仿的作家作品则尽力“开掘”它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大致上探究起来，是很长时期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经常在某种“权威性”意见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评论工作，结果造成有时评论正确深刻，有时片面失误。还有只看一些文学社团，流派，或作家个人的“宣言”，不具体地从研究对象的作品实际出发来作论断，而有些《宣言》与具体作品往往有差异或矛盾，评论往往顾此失彼。除外，可能还有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受到某种政治观念的影响，评价作家作品时以作家的政治身份，社会地位为依据的，这就在无形之中对研究对象要“扬此抑彼”了。诚然今天我们在研究胡山源先生为代表的弥洒社的创作思想，创作实际时，应以历史主义观点，作出正确的评价，肯定他们在新文学建立和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确认他们的创作实绩，创作风格，还应看到他们不足之处。这里应该指出弥洒社的创作见解是混乱的，是有偏颇的。在《弥洒》月刊第二期起每期的扉页上都刊印着他们“不批评，不讨论，无目的，无艺术观”的主张。然而在《弥洒》月刊第一期内陈德微写的《编辑余谈》首段文字说：“在没情感而且冷如枯骨的人类中间，我们想假着弥洒 Musai 的灵，洒着我们热烈的心血，来温存他们”。这里的“他们”指的当然是人类。可见，一方面提出“无目的”创作主张，一方面还是说有伟大“目的”的。至于他们提出《弥洒》刊物上“不批评，不讨论”的主张。也与胡山源执笔的《弥洒临凡曲》中有些段落内容相矛盾的。如在这篇创刊辞中，有这样的诗句“你们赠我月桂冠，/欢迎！/荆棘冕，/欢迎！/宝贵的黄金，/残破的砂砾，/一视同仁！”这几句不是形象地在表示欢迎批评，讨论吗？出现这种矛盾是有其原因的。胡山源先生当时还只是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接触中外的一些哲学理论时不一定全部彻底理解，就“为我所用了”。如在《弥洒》月刊第二期的《直觉》栏里，他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一切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生（下接84页）”

4月发布的告示，又用“大明太平天国”；显得更混乱。^①这一切都说明小刀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是有分歧。它既暴露了小刀会内部不统一、不团结，也暴露出小刀会内部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并不一致。

本件系一篇排斥佛教道教，反对封建迷信的重要文告，其目的在于“正风俗，去邪教而知君亲”。要求人们“勿拜无益土木偶像，勿到寺院焚香烧锭，省无益之银钱以养妻活儿，孝敬双亲”。它不排斥儒家思想，也不尊崇儒家，但实质上保存了一部分儒家思想的影响，与前篇文件及1854年4月所发的《大明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刘示》合起来看，可以显现小刀会宗教伦理思想的正反两方面，是研究上海小刀会宗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文献，由此可见上海小刀会是基本上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这是上海小刀会的一个特点，与同时期的其它天地会系统的起义军最大不同之点，只是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行而已。

综上所述，可见历史文献原件的发现与整理的重大意义，即以上海小刀会起义而论，现存的三十一篇文献中，就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不是原件，我们希望这些原件不断被发现。

1986年4月10日

(上接第64页)

就是死，死就是生；无就是有，有就是无；虚就是实，实就是虚；是就是非，非就是是；正面就是反面，反面就是正面；上就是下，下就是上；先就是后，后就是先；积极就是消极，消极就是积极；……这些就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这里所表达出来的观念是杂乱的，似乎有泛神论观念，又有点辩证法，但更主要是我国老庄的哲学观念。基于那时胡山源先生有这种观念，因而他在《弥洒临凡曲》中申述他们的文艺观时，就唱出：

“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

当时胡山源先生存在这样一种对生活茫然，甚至对自身也茫然的思想状态，当然也不可正确理解在创作活动中灵感与生活的关系，只认为“文学作品是情绪之源，作者只有顺灵感而创造好作品”^②。因胡山源先生和弥洒社的同人都信奉灵感(Inspiration)。这对他们的创作是带来损害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会不断变化发展的，胡山源先生创建弥洒社倘不是由于经济上处于窘境，同人们忙着文学之外的功业，最终走散，他们的创作也有可能探索出新的道路，取得新的成绩。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越来越恶化，许多各具风格的文学社团都过早地夭折了，弥洒社当然也不能幸免，这是十分可惜的！但胡山源先生在二十年代为中国新文学作出的贡献应该堂堂正正载入中国新文学的史册！

^① 以上所引告示均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一部分《小刀会起义文献》。

^② 钱江春：《一封叙述弥洒起源的信》（《弥洒》1923年第4期）